

把青春獻給 社会主义事業

全國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積極分子大会故事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把青春獻給 社會主義事業

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故事集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事业

*

中国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華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3 7/8 印張 71,000 字

1956年3月北京第1版 195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0

書号 985 文学 242

定价(6)三角五分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作家寫的全國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積極分子的故事集，共介紹了十四位青年積極分子。這裏有工業戰綫和農業戰綫上的青年積極分子；有肅反鬥爭中的青年積極分子；也有在其他平凡崗位上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設者。作家們以熱情的筆觸，描寫這些青年積極分子獻身於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忘我精神和優秀品質。

目 次

赶着高爐跑	戈 陽(1)
張百發鋼筋工青年突击隊	雷 加(11)
听黃金洪談“女子測量隊”	臧克家(22)
紅色工程師——趙長海	臧克家(28)
一个战勝旱災的故事	沙 汀(35)
胡兆坤找到了自己的崗位	沙 汀(44)
一棵樹上四朵花	臧克家(52)
海仁沙汗在農業合作化的道路上	子 岡(60)
一个优秀的農村輔導員——俞明德	馬 彥(68)
打虎者	黃藥眠(79)
新邨路的開辟者	李 結(86)
巫山下的航标員鄭兴高	黃藥眠(93)
雪亮的眼睛	子 岡(99)
追蹤三年	徐光耀(110)

趕着高爐跑

戈 陽

“那高爐么？可調皮，不大好掌握哩！”

王洪順和我乍說話時，還有點不自然，頭老低着，手不住的弄着他那枝鋼筆。當我問到高爐，他的勁來了，兩撇又濃又黑的眉毛，隨着閃亮的眼睛上下挪動，好像從陌生人口裏突然聽到了老朋友的名字。這也難怪，這個青年技術員今年才二十六歲，倒有五年時間和高爐生活在一起，當然高爐也稱得上他的老朋友了。何況他是鞍山鋼鐵公司煉鐵廠青年爐的爐長，這回又代表青年爐來出席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他和高爐不是一般的關係，自然和高爐特別親暱。

“高爐還能調皮麼？”我用懷疑的口吻問他。在我看起來，他們那自動化的煉鐵爐，不需要什麼勞動，技術員坐在操作室裏只要看看儀錶，撥弄撥弄電鈕，一切問題便都解決了。

“嘿，你別瞧它不起，事兒可不少哩！”王洪順笑着，揚着眉毛，接着便滔滔不絕地敘述那高爐的故事。

“我是一九五三年年底高爐開工的當兒去的，到現在還不到兩年，那爐子就整整鬧了半年。開頭，爐子燒的挺順暢，完成了生產任務。同志們說：‘能完成任務算什麼？我們要生產更多的鐵滿足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你知道，我們一心想

着建設社会主义，恨不得一口气就把社会主义建設成功。为了这事，咱們这幾個技術員这就琢磨開了。大夥說：‘要多出鉄不难，加大風量，多加焦炭，把爐子燒得旺旺的，鑛石熔化得多，鉄不就出多了？’我說：‘对呀，就這麼办，大夥加油幹吧！’那時咱想得可美，幹的勁兒也挺大，可是燒着燒着出問題啦，低料綫……”

“什麼叫低料綫？”

王洪順見我一問，又笑了，笑得很天真，那意思是原來你，是个外行。接着他解釋道：

“原料在高爐裏有一定的水平綫，爐子燒得太旺，鑛石熔化得快，裝料趕不上，送到爐子裏的原料達不到規定的水平綫，就叫低料綫。我們原想增產的，这下子不但增不了產，焦炭燒多了反而造成浪費。苏联專家說：‘高爐是熔化鑛石的爐子，不是燒焦炭的爐子，这样浪費还行？’浪費了还不算，更嚴重的是，这样做对爐牆保護不好，还可能出故障哩！”

這時，他的視線停在手裏的鋼筆上，嘴撇下來，薄薄的嘴唇形成一條向下弯的弧綫，像是考試沒有及格的中學生，後悔自己沒有好好準備功課。

“那時我心裏真难受，”他的声調裏還帶點沮喪，“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好，党交給我這麼重要的任务，沒有完成，还出了事故，怎麼对得起党啊！可是难受管什麼用？党給我們指出，这是盲目冒進的結果，增產，不能在浪費的基礎上增產，必須在節約的基礎上增產。以後要好好接受这次教訓。”

“这哪能怪高爐不好？是思想問題嘛！我这个外行。”

“哎，是思想問題。”王洪順坦率地說，“不過技術差也是事實。既然錯了就改吧。我當時想，先保持正常生產，然後再好好鑽研技術提高產量。反正增產是我們永遠不變的努力方向，管什麼困難都得克服。我們這就一邊工作一邊更加緊的學習，一心想着在節約的基礎上提高產量。誰知還沒有增產哩，又發生了新的問題，懸料啦！”

他知道“懸料”這個名詞，我是不會懂的，看了我一眼，連忙解釋道：

“懸料就是爐子裏的鑛石，不肯下降，老懸在半空。”

“怎麼辦呢？”

“遇到這樣的情況可是惱火，簡直沒有辦法。廠長、黨委書記聽說懸料都來了，一來就說：‘怎麼搞的，爐子不安心工作啦！’我把情況向他們彙報，研究來研究去，找不到原因，廠長說：‘放風坐料吧，有計劃的讓它下降，總比它自己崩下來好。’可是這以後就老懸料，有時候，一班懸三、四次料，有一次出鐵，一小時內懸三次料。每次上班總希望不要再懸料，不一會兒，那指示原料下降的錶上的針就停着啦！我心里就發毛。要是燒飯的爐子塞住了，還可以拿根爐條捅捅，高爐鬧起脾氣來，哄也哄不住，只好坐料。坐一次料，就是一次損失，真是受不了啊！每逢放風坐料，出鐵口和風口都可能噴火，這就要事先通知爐前工人走遠點。他們一得到這個通知就皺眉頭，有的還是來問：‘技術員，怎麼老懸料呀？’我簡直不敢朝他們看，青年人的榮譽心使人抬不起頭來……”

“真的，懸料是什麼原因？”

“當時我們沒有找到原因。我們感到操作 上沒有什麼問題，可能是爐子有毛病。後來蘇聯冶煉專家奧卡利柯夫來了，各處看，各處研究，他看了爐子，看了工人的操作情況，到燒結鑛場去研究鑛石的成分，回來又看我們的操作紀錄。他翻了幾本操作紀錄後，手一擺說：‘不正確！’我們當時都楞了，難道懸料會是因為我們操作有錯誤？老實說，那時候我們有點自滿情緒，總覺得比偽滿時代強，特別是來到七號高爐以後，覺得自己能掌握這樣現代化的高爐，不錯啦！誰知我們操作上還存在嚴重的錯誤。”

“什麼錯誤呢？”

“奧卡利柯夫研究出來，懸料是因為風量不對。原料質量不好，鑛石粉末多，風吹不透，結在一起。他說：‘技術員應該隨時研究原料的性能，使風量和原料相適應，原料變了，風量不變是不對的。’從這裏，我深深体会到，單從書本上學習不行，光坐在操作室裏研究也不行，必須聯繫實際。毛主席說過：‘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我們呢？沒有調查研究，却在伺候高爐。人家奧卡利柯夫那種調查研究的精神，真是值得我們學習！”

談到蘇聯專家，王洪順的態度特別嚴肅，臉上一絲兒笑容都沒有，有時話說得斬釘截鐵，像是在指示工作。他談的都是技術問題，我雖然不是學技術的，听起來却很有興趣。他呢？彷彿發現我有興趣，越談越起勁，便順着談開了。

“嘿，奧卡利柯夫那眼睛真厲害，在他的眼睛裏，我們操作上哪兒都是毛病。有一次，奧卡利柯夫拿着藍玻璃鏡到爐上

去看風口，我跟他一道去，他剛把眼湊上去，馬上回過頭來問我：‘你們看不看風口？’我說：‘看呀！’他搖搖頭說：‘看，為什麼風口玻璃這麼髒？’我沒有話說了。其實我們是不大注意看風口的，我心里想，現在是自動化了，一切都有儀器指示，還看風口做什么。可是奧卡利柯夫說：‘在我們蘇聯，風口玻璃從來是擦得很乾淨，一個高爐操作人員的責任心，使他不能不隨時用眼睛看高爐的變化。不看風口是不對的。’

“又有一次，奧卡利柯夫看我們出鐵時放風，很不以為然。出鐵放風，我們習以為常，偽滿時代就是如此。甚至舊技術人員說出鐵放風才安全，不放風不安全。可是奧卡利柯夫說：‘在我們蘇聯，出鐵時放風是事故。’我們一想，對呀，放一分鐘風要休風兩分鐘，放十分鐘風就要休風二十分鐘，損失幾十噸鐵哩！這些看起來是小問題，實際上是大問題，搞社會主義建設，是一點一滴的都要計算的。這個道理是懂得的，就是不能處處和實際聯繫起來。”

我現在才發現王洪順很健談，而且談開去有收不攏來的趨勢。我連忙打斷他的話問道：“蘇聯專家這一來，高爐生產上的問題，想必都解決了？”

“技術上的問題是解決了。”王洪順說，“最難解決的還是思想問題。我們實行了奧卡利柯夫的建議，那爐子還是制服不了，又發生了偏料現象。原料進入高爐，一邊下降，一邊不下降。”

他用筆在紙上畫了個大圓圈，接着在圓圈裏面畫上幾根綫和幾個數目字，像老師給學生講課似的說：“你看，探尺紀錄

上指示，东边已下降三、四米，西边才下降零点五。大夥又着急起来，查原因，怎么也查不出。有人说：‘这玩意是不是專家建議不好，咱乾脆还改用老办法吧！’我思想上也發生動搖，我說：‘苏联比我們先進，高爐設備好，可能苏联專家的建議只能在苏联用，我們这里怕行不通。’党委知道我們有这种思想，批評我們：你們不應該怀疑專家的建議，你們要改進操作技術適應專家的建議，不能遇到困难就動搖。我們按照党的指示努力改進，但總是不行。最后实在沒有办法了，又改用了老办法。”

“这就行了嗎？”我問。

“不行呀，还是偏料。大夥这才認識到，党的指示是正確的，虽然當時沒查出原因，但是學習苏联先進經驗这个方向總是对的。实行專家建議偏料，不实行專家建議也是偏料，可見偏料不是实行專家建議的結果。”

“那末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正好這時候，高爐檢修，打開爐子一看，嘿，这才把原因找到了。原來西边爐牆上結了个大爐瘤，爐瘤擋着，原料当然下不來。”

王洪順呵呵地笑，我也在笑。我說：“这哪里是高爐調皮，是病了呀，誰有病还能把活兒幹好？”

“是啊，不能怪高爐，全怪我們自己。”王洪順說，“这个大爐瘤就是半年來我們折騰出來的。打从这次檢修以後，我們再不冤枉高爐，和高爐搞團結啦！”

王洪順越談越活潑，他不再玩弄鋼筆，而是一边談，一边

比劃。這時是上午十一點鐘，陽光從窗口射進來，這個青年人的臉，浴在陽光裏，顯得特別新鮮、特別光彩。他談話的聲調，也和他臉上的光彩一般，閃閃發亮。

“光和高爐搞團結還不夠，還要把操縱高爐的人團結起來。”王洪順說，“咱高爐分好几班，日夜輪流倒。除了交接班，几班人彼此不見面。你上班他休息，他上班你休息，大夥的工作可是共同的——操縱同一個高爐。生產是高爐的事，誰再能也吐不出鉄水來。哪一個人操作好，顯不出好，哪一個人操作不好，影響全体。哪一班好顯不出好，哪一班出事故影響全体。可是當初大夥並不能体会這個道理。以前爐子老出問題，大夥還能共同克服困難，現在爐子生產好了，能按月完成任務，可是人的思想又發生了問題，產生了爭功思想。交接班時互相幫助不夠，只管自己班不出事故、不出錯，不管別班好不好。這哪能行呢？黨委指出，要增產，首先要搞好團結。技術員和技術員，工人和工人，技術員和工人，必須團結起來為增產節約奮鬥。

“從哪里做起呢？又把我難住啦！黨委書記說：‘首先從你自己做起。’我自己檢查，並沒有和誰鬧過不團結。我接陳東華的班，陳東華生性沉默，不愛說話，他下班的時候，有時簡單交代一下，有時一句話不說就走了。我呢，倒不是不愛說話，他不說話我也就不說話了。咱倆不過是說話少，可並沒有鬧意見呀。黨委書記說：‘表面上看，你們是團結的，這是一團和氣的團結。這種團結是為了個人，不是真正的團結，真正的團結是為了共同的目标，只有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礎上，才

能達到真正的團結。’”

王洪順說到这里，停頓了一下。他看着窗口，搔了搔頭，若有所思地說：“團結人这个工作比制服高爐还困难，可是人是掌握高爐的，不團結就搞不好生產。”

“人为什么不容易團結好呢？”

他想了想，說：“主要的是个人主义。我父親是种地的，早先参加合作社，嫌牛作價低了，退了社。我批評他說：‘爹，就为了幾塊錢，連社会主义都不要了？’可是我呢？愛面子。我思想上起了鬥爭，我想，难道为了个人面子，就放棄增產任务嗎？不行。我去找陈东華談，開会徵求他的意見，展開批評……說也奇怪，陈东華也变了，原來以为沉默寡言是他的个性，誰知个性也是可以改变的。其他的人，更不用說了。”

听到这里，我深深地呼了一大口气。我到西苑旅舍來訪問王洪順的時候，信心並不大。我覺得燒高爐这一行不会有什么生動的故事，談技術我又不懂。可是这短短幾小時的談話，把我的想法糾正了。这个年輕人所談的制服高爐的过程，好像是撐着一條船，航行在一條湍急的河上，經過了一個險灘又一個險灘。我体会到，前進的路上是橫着許多困难的，做哪一行都一样。

“以後怎么样呢？”

“这以后生產可欢啦！”青年人容光煥發，迫不及待地說，“以前，把爐子燒旺是盲目的，現在可不是盲目的了。你知道，那爐子燒得可旺，特別是使用蒸汽鼓風以后，越燒越旺，从前是七百度，現在燒到九百度，有時燒到九百二十度，以后还要

燒得更旺哩！”

“不会浪費焦炭嗎？”

“不但不浪費焦炭，还節約焦炭哩！”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出鉄量增加得多，焦炭增加得少呀！”

“因为技術提高了？”

“是，技術提高了，不是一个人提高，是所有的人技術提高了。不，更重要的是人的覺悟提高了，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進一步發揮了。你知道，高爐燒得旺，熱風需要大，过去熱風爐兩小時換一次，一班只要換四次，現在一小時換一次，一班就要換八次。勞動强度提高一倍。爐子燒得旺，鑛石和焦炭大量增加，裝料就要快，过去七、八分鐘一批料，現在六分半鐘、六分鐘一批料，連掛勾脫勾的時間都縮短了。不但裝得快，還要裝得準，裝一百噸就是一百噸，多一噸少一噸都会影响爐温变化，以至發生事故。高爐燒得旺，鑛石熔化得多，鉄水出得多，流鉄水的溝就要增多；鉄出得多，出渣的次數增多，爐前工人的工作也就更加緊張了。至於技術員，以前还可以在操作室里坐坐或是和瓦斯工人說句把閒話，現在一上班，眼睛眉毛都得豎起來，說不定連頭髮都得豎起來，他要保證不出事故，多出鉄，出好鉄。總之一句話，大夥在跑。以前那次增產，是人跟着高爐跑，趕不上；現在是人趕着高爐跑，人可以對高爐發号施令：‘高爐，快生產，多生產！’真的，那高爐不但敢調皮，它活兒幹得呼呼的，連喘息的空兒都沒有。从前，高爐調皮的時候，我們看着它，那高爐，多高，多大，多笨！現

在，高爐被我們制服住了，它在我們眼里顯得又小，又玲瓏，又可愛，好像能把它抱起來了。”

“神話！神話！”我心裏暗暗地驚嘆。真的，青年技術員把我說得目瞪口呆了。

張百發鋼筋工青年突擊隊

雷 加

在張百發青年突擊隊里，勞動紀律很嚴格，而且是大家自願遵守的，不帶一點勉強。他們保證了出勤率百分之九十九點幾。

也許有人以為他們建隊以來就如此，其實不是的。下面一件小事，可以說明一切。

有一次工地的警衛同志向隊長張百發提出了一個意見：“你們整天拿着擰鉤子綁紮鋼筋。可是，這是為甚么呢？偏偏自己的符號不戴在胸前……”張百發的符號是天天戴在胸前的，警衛同志的話自然是指隊裏的人了。如果是別人，他會挑剔一下，別的隊也有不戴的；或者自己以身作則就對了。既然隊長自己戴着符號，再翹翹指頭對隊員說說：“看呀！我的符號戴在胸前，你們也要……”甚至厲害一點，加上一句：“自覺嘛！同志們！”可是張百發並不如此。他有另一套做法。第二天早上，張百發隊的符號全戴在胸前了。仔細看看，別符號的別針都是新的，是張百發從合作社買來的。隊員們沒有說第二句話，全用別針別上自己的符號。一面別着一面引起了自豪的情緒：“我們是青年突擊隊嘛！小事上也不能含糊！”

張百發隊是趕進度的能手。他們每次都超過百分之三十

以上完成了任务。从他們最初訂的數字到現在的數字，好像是爬山一样。他們一步步爬上去，一點也不覺得甚么；可是站在山下的人，望見他們站在高峯上，心中總是又敬佩，又驚奇。

張百發隊的光榮，主要表現在接受任务上。張百發的特点是大胆接受任务；当然，最初也並非如此。头一个任务，他是硬着头皮答應的，第二个任务是冒着胆應承的。以后他明白了，凡是艰巨的、困难的、需要帶头的、限期完成的任务，不交給青年突擊隊去幹，交給誰呢？有時上級先是同他商量，張百發就說：“我們青年突擊隊嘛！應該……一定……”上級又問有困难沒有？他又說：“有困难，我們自己克服！青年突擊隊嘛！”他記得头兩次，這些話本來是上級說的，還帶着鼓勵的口吻：“你們青年突擊隊嘛！應該……一定……”“有困难，你們自己克服。青年突擊隊嘛！”

可是最初，在部分隊員的眼里，他的这个特点不算甚么特点，而是最大的缺点。

原來建隊那年，隊長才十九歲。多數隊員的年齡都比他大一点，手藝也比他强一点。他只有一点織布手藝，不久才轉到建築業來的。依照隊員的說法，他不过是个頭髮鈎鈎巴巴的年輕娃娃，甚么特點也沒有。一開頭他就把挖下水道的活攬過來，有些隊員認為這是最不該的。可是他們哪里知道，張百發在建隊時就受到了重大的考驗呢！这个青年突擊隊的成立，是張百發从市委团校回來後提出的。他說：“建築苏联展覽館有青年突擊隊，我們为甚么不該有？”上級認為这个意見很好，但需要慎重。“要建立就得像个样子，可不能半路垮了。”